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七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4 冊

劉申叔先生之經學

陳 冠 甫（慶煌）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劉申叔先生之經學／陳冠甫（慶煌）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24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七編：第 24 冊）

ISBN：978-986-254-183-8（精裝）

1. 劉師培 2. 學術思想 3. 經學

128.1

99002317

ISBN - 978-986-254-183-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七 編 第二四冊

ISBN：978-986-254-183-8

劉申叔先生之經學

作 者 陳冠甫（慶煌）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市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24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劉申叔先生之經學

陳冠甫（慶煌）著

作者簡介

陳冠甫，原名慶煌，號修平，以字行。臺灣頭城人，政大國家文學博士，淡江大學專任教授，臺北大學兼任教授。幼嗜丹青，長好文學，淹貫羣經、諸子、史、漢、文選及唐宋明清要集。嘗涉獵考據、義理、經世之學，而以辭章為依歸。義務任中華學術院詩研所永久祕書長，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理事長，為宏揚風雅、鼓吹休明，與發揚閩南精神及團結臺灣族羣而努力。傳世有《蒹葭樓詩論》、《西廂記的戲曲藝術》、《慎餘錄》、《古典文學縱橫論》論文百餘篇。《心月樓詩文集》六千首，李猷讚為：「真近今教授中之僅見」，曾霽虹以：「楚望一脈之延續而昌大之，宜恃一肩承之」勸勉。以會通百家，兼採眾長，自成新格，識者覺詩中有獨特之靈氣、仙氣洋溢焉。日後將履行方子丹教授生前僅結撰一千字而重託繼志完稿《禮學價值新論》之承諾。

提 要

夫經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典。先聖曾以溫柔敦厚、疏通知遠、廣博易良、絜靜精微、恭儉莊敬、屬辭比事六者，設為詩、書、樂、易、禮、春秋立教之旨。冀學者通經致用，得以福國利羣也。

有清一代，經學之隆，度越前世。儀徵劉氏三代以春秋左氏傳蜚聲道、咸、同、光間。至師培劉申叔先生，迺遠紹門風，恢宏前業，甫弱冠即英才挺發，特懋聲光，蔚為名家；惜稟命不融，奕葉鑽研之功未竟。爰著論八章，凡廿餘萬言以闡揚之：

首為導言：溯其學術地位及經學著述。次述其生平：備列小傳，兼附年譜，以求知人論世。

三、究其易學：分易之名義、作者、內容、傳授，以及象、數、理、旨、例與價值等而究之。

四、考其尚書學：依書之傳授、中古文即孔安國所獻、孔傳實有二偽本、今文無序、今古文皆有泰誓而考之。

五、探其詩經學：憑詩之傳授、詩分四家、邶鄘衛、頌、毛詩蘊義、傳例而探之。

六、明其禮學：除禮樂之傳授外，以論周官本源、周禮注、西周田制，述其對周禮之創獲；以論儀禮篇次、篇義、逸禮篇次，述其對儀禮之創獲；以論王制、月令、中庸、格物，述其對禮記之創獲。

七、論其春秋左氏學：除春秋之傳授外，以論左傳釋經、未經後儒附益、君子曰非劉歆增竄、洪邁謂左傳議論遺辭之非四條，力闢前儒對左傳之誹詆；以論左傳嚴華夷之界、富民主思想二條，闡明左傳之精義；以論推考左氏故誼應資取諸子史記、研治左傳條例、左氏禮例事三端尚待探討三條，另開研究左傳之蹊徑，敘其對左傳之貢獻。

最後為結論：綜述其於經學兼采今古文，固初主古文經學，但亦不墨守漢儒家法，蹈其故轍；雖反對今文學派之非古、疑古，但亦不否定今文經。

此全篇大略也，其中：易與禮學部分，先經陳貽鈺教授潤飾，再呈高師仲華認可；其他各經，悉由成師楚望裁定。憶廿八年前，三老玉成茲編，今日猶感荷無既，虔祈神佛，祐其冥福！



目

次

第壹章 導 言	1
第貳章 劉申叔先生之生平附年譜	5
第參章 劉申叔先生之易學	17
一、引 言	17
二、論易之名義	18
三、論易之作者	21
(一) 八卦	21
(二) 重卦	22
(三) 卦辭、爻辭	22
(四) 十翼	23
四、論易之內容	24
(一) 卦	25
(二) 爻	26
(三) 辭	27
五、論易之傳授及歷朝易學	34
(一) 論兩漢易學之傳授	35
(二) 論三國南北朝隋唐之易學	37
(三) 論宋元明之易學	39
(四) 論清代之易學	40
六、論易象	41
七、論易數	45
八、論易理	48
(一) 太極無極之辯	48
(二) 本體一元論	49
九、論易旨	51
(一) 言陰陽而不言五行	51
(二) 言人事而兼言天事	53
(三) 言周禮而不言古禮	53
十、論易例	54
(一) 爻例	55
(二) 互體	59
(三) 卦變	61
(四) 比例	64

十一、論易之價值	65
(一) 資訓詁	65
(二) 闡物理	65
(三) 裨考史	66
(四) 別夷夏	67
(五) 倡民本	67
(六) 知統類	68
(七) 明人倫	69
第肆章 劉申叔先生之尚書學	71
一、引 言	71
二、論書之傳授及歷朝尚書學	73
(一) 論兩漢尚書學之傳授	74
(二) 論三國南北朝隋唐之尚書學	77
(三) 論宋元明之尚書學	78
(四) 論清代之尚書學	80
三、論中古文即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	81
四、論尚書孔傳實有二僞本	83
五、論今文尚書無序	89
六、論今古文皆有泰誓	95
第伍章 劉申叔先生之詩經學	101
一、引 言	101
二、論詩之傳授及歷朝詩經學	103
(一) 論兩漢詩學之傳授	104
(二) 論三國南北朝隋唐之詩經學	106
(三) 論宋元明之詩經學	108
(四) 論清代之詩經學	109
三、論詩分四家	111
四、論邶鄘衛	113
五、論 頌	117
六、詮釋毛傳之蘊義	119
七、論傳例	123
第陸章 劉申叔先生之禮學	131
一、引 言	131

二、論禮樂之傳授及歷朝禮學	134
(一) 論兩漢禮學之傳授	135
(二) 論三國南北朝隋唐之禮學	139
(三) 論宋元明之禮學	140
(四) 論清代之禮學	142
三、論劉氏治周禮之創獲	145
(一) 論周官之本源	146
(二) 論周禮注	149
(三) 論西周之田制	158
四、論劉氏治儀禮之創獲	164
(一) 論儀禮之篇次	165
(二) 論儀禮之篇義	167
(三) 論逸禮之篇名	179
五、論劉氏治禮記之創獲	181
(一) 論王制	183
(二) 論月令	185
(三) 論中庸	187
(四) 論格物	189
第柒章 劉申叔先生之春秋左氏學	195
一、引言	195
二、論春秋之傳授及歷朝春秋學	200
(一) 論兩漢春秋學之傳授	201
(二) 論三國南北朝隋唐之春秋學	204
(三) 論宋元明之春秋學	204
(四) 論清代之春秋學	206
三、論劉氏對於左傳之貢獻	207
(一) 力闢前儒對《左傳》之誹詆	209
(二) 闡明《左傳》之精義	215
(三) 另開研究《左傳》之蹊徑	218
第捌章 結 論	229
主要參考書目	235

第壹章 導 言

古今才高算促者踵相繼，而年耆學豐者，則曠代不一聞；蓋才與生而俱來，學隨年而愈進。若儀徵劉申叔先生者，蘭膏自灼，早殞厥身；而經術湛深，著述宏富，爲並世所罕覩。此不僅才學過人有以致然，實亦得力於其先人之遺業也。

先生少襲先芬，服膺儒學，焚膏繼晷，兀兀窮年，澤古之深，並世諸子，鮮有出其右者。清代經師治古文者，自高郵王氏父子以降，迄於定海黃以周、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各張厥幟，匡微補缺，闡發宏多。若夫廣徵古說，足諍馬、鄭之違，且鉗今師之口，則先生翹然獨出，諸家未之或逮，故述造視前師爲省，而精當實過之，可謂研精覃思，持之有故者矣。又歷檢羣籍，乃至內典、道藏，無不究宣，嘗取老、莊、荀、呂、賈、董之書，讐正譌脫，獨創新解，按文是正，凡數百事，均乾、嘉諸老之所未詮。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百思莫易，乃著簡畢；〔註1〕而術業之所專攻，則在《周禮》及《春秋》、《左傳》。其所爲碑銘文字，皆體仿六朝，文采麗都；敘錄文字，則寓駢於散，樸厚淵雅，駸駸乎上攀漢、魏。若文說、論文雜記，直融諸家之長，以自成一家之說。嘗以駢文爲文章之正體，於魏、龔之文不中律，桐城之囿於義法，皆深致不滿，而獨心醉於「天下文章在揚州」〔註2〕焉。

慨自庚子以還，愛國志士憤韃虜辱國，漢人受虐，故於南明遺儒黃宗羲軋排君主之論，王夫之攘斥異族之文，羣起讀之，深受激盪，而顛覆清廷以

〔註1〕 見《劉申叔先生遺書》（下註皆簡稱曰《遺書》）冊一，頁19～20，所附陳鐘凡撰〈劉先生行述〉。

〔註2〕 見《遺書》冊一，頁39～40，所附〈南桂馨序〉。

建民國之運動，於斯展焉。申叔先生值此思潮澎湃之時，傾其所學，發爲言論，聲光煒然，眾口交譽。綜其肆力著述，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國八年己未，因前後見解互異，可大別之爲二期：前六年趨於革新，務在徵實，喜闡經中粹言，故雖主古文，祖《左氏》，偏重漢儒經說，實亦左右采獲，不欲專己守殘，近乎戴學，是爲前期；後十一年趨於循舊，篤信古義而不疑，凡有所述，均以掇拾爲主，近乎惠學，是爲後期。〔註3〕至於著述所及，方面孔多：有論古今學術思想者，有論經學者，有論文學者，有論小學者，有爲校釋羣書者。要之，皆具有獨得之見，足以名家。明末大儒顧炎武嘗云：「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蓋以經學乃傳統文化之精髓，深有裨於世道人心也。本論文爲期知人論世，除首列申叔先生之生平外，實以闡述先生有關《易》、《書》、《詩》、《禮》及《春秋》、《左氏》等經學爲主，茲析之如次：

《易》爲聖人之精蘊所萃，所以經天緯地，綱紀羣品，括萬世之法則，資人生之日用。申叔先生於《易》最能彌綸眾學，觀其會通，〔註4〕故所撰〈兩漢易學之傳授〉、〈漢宋象數學異同論〉、〈連山歸藏考〉及〈經學教科書〉（第二冊專論易學）、〈司馬遷述周易考〉等，內容精審，旨義豐贍，皆各家所不及。其治《易》也，博而不繁，精而能貫，融通漢、宋，勝義紛陳，誠足爲吾人所取法也。

《書》者，所以宣王道之正義，記政事之往績，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後經孔子編定，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惟流傳已歷二千餘年，其間凡遭厄七次，故今傳《尚書》，篇有亡佚，字多改易，文分今古，學者聚訟紛紜，迄無定論。而申叔先生篤好古文，故對今文學說，極力駁斥，所撰〈兩漢尚書學之傳授〉、〈中古文考〉、〈尚書源流考〉、〈今文尚書無序說〉、〈駁泰誓答問〉及〈史記用古文尚書考略〉等，陳義並皆精審，斐然可觀。

《詩經》乃吾國文學之鼻祖，先民歌謠之總集，自漢迄今，二千餘載，致力於斯學者，名家輩出。申叔先生所撰〈兩漢詩學之傳授〉、〈毛詩札記〉、

〔註3〕 見《遺書》冊一，頁34所附〈錢玄同序〉。

〔註4〕 按先生於《經學教科書》第二冊〈弁言〉云：「漢儒言象、言數，宋儒言理，均得易學之一端，若觀其會通，其惟近儒焦氏之書乎！故今編此書，多用焦氏之說，刺舊說者十之二，參臆解者十之三。如《易》於〈象傳〉之外兼有〈象經〉，則係前人所未言；惟限於篇幅，引而伸之，是在讀者。」

〈毛詩詞例舉要〉、〈詩分四家說〉、〈廣釋頌〉及〈邶鄘衛考〉等，或以考證古代之史實，或以闡明詩學之源流，或旁徵博引以糾前人說詩之謬，或綜合排比以究一字一詞之義，其精闢處，有非昔儒所能幾及者。

安上治民，莫善乎禮。是以古之學者，無不習禮，以爲修己治人之資。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之學，乃申叔先生畢生精力之所萃，曾撰成〈兩漢禮學之傳授〉、《禮經舊說》、《逸禮考》、《西漢周官師說考》、《周禮古注集疏》、《王制篇集證》及〈月令論〉、〈中庸說〉、〈格物解〉等，皆甄采古義，旁輯遺佚，復下己意，折中而會通之。要之，於鄭學而外，別開康莊之途以啓後學，誠絕業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主美刺，《春秋》寓褒貶，迨美刺不足以正人心，則示之以褒貶，使亂臣賊子知所戒懼也。自漢世經今古文之爭起，《左傳》一書之真偽與性質，遂成一大懸案，二千年來，黨伐相繼，歷久不衰。儀徵劉氏以《左傳》爲累世相傳之家學，至申叔先生則更發揚光大之，所撰〈兩漢春秋學之傳授〉、《春秋古經箋》、《讀左筭記》、《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春秋三傳先後考》、《周秦諸子述左傳考》、〈王魯新周辨〉等，或糾駁誤說，或闡明精義，或指陳條例，或垂示方法。以其學識淹貫，故持論無不精當焉。

此章所述，僅具大意，擘肌分理，統見他篇。惟先生之學，體大思精，予以鉅管之識，慮多訛漏，固未敢自列於著述之林也。

第貳章 劉申叔先生之生平附年譜

先生姓劉氏，名師培，申叔其字也，又名光漢，別號左龠，江蘇揚州儀徵人。〔註1〕清光緒十年閏五月二日（陽曆六月二十四日）生。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均以治《春秋左氏傳》，蜚聲道、咸、同、光間。〔註2〕父貴曾，通經術，尤邃於曆學，盡通三統、四分之術。

先生淵源家學，覃思冥悟。髫髻之年，母李夫人親授《毛詩》、《爾雅》、《說文》，目十行俱下，爲文有若宿構。年十二，即讀畢四子書及五經。年十八補縣學生員，十九領鄉薦，二十赴京會試不第，遂以舉人保薦，充學部諮

〔註1〕按日本小澤文四郎撰《劉孟瞻先生年譜》卷上，頁1云：「孟瞻籍儀徵，居邗上。名屋云『青溪舊屋』，又顏云『光照堂』。」又引劉師穎所寄書云：「青溪舊屋在揚州城內運署東園門東，寒家數世均居此宅。」「自六世祖魯凡公瞰始占籍儀徵，但久居揚州，並未在儀徵卜居。」

〔註2〕按文淇少時家貧，舅氏凌曙憐其穎悟，自課之，年未及壯，即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間。道光八年，嘗與劉寶楠、梅植之、包慎言、柳興恩及陳立同赴省試，相約各治一經，爲之疏證，而文淇分任《春秋左氏傳》。嘗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襲取舊說。擬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凡若此者，皆稱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惠補注，及洪稚存、焦理堂、沈小宛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通人說有可采，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爲證佐，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見其子毓崧所撰〈行略〉，載《通義堂文集》卷六）。如此規爲浩大，自非一人之力所易成，故甫得一卷而歿。其子毓崧思卒其業，未果。壽曾乃發憤以繼志述事爲任，嚴立課程，屬稿至襄公而絕筆（其間亦有貴曾、富曾二公參與之痕迹）。三世一經，齋志踵歿，可哀矣。

議官。後舍去，歸道上海，識餘杭章太炎。時諸公方昌言攘除客帝，先生心契其說，遂贊襄革命，時民國紀元前九年也。歸娶何班爲妻，旋偕至上海，何氏入愛國女校肄業，先生則改名光漢，著《攘書》，倡言排滿。

民前八年，與林獬主持警鐘日報社，既諷切時政，益以辨章夷夏，寓諸論學；冬與萬福華謀狙擊王之春，不遂。

民前七年春，與鄧實、黃節、陳去病及章太炎等創國學保存會，刊行《國粹學報》，倡導古文經學；未幾，《警鐘日報》被封，先生走蕪湖，與陳仲甫、章士釗、蘇曼殊等同任皖江中學教員，並發行白話報。

民前五年，與妻何氏偕赴日本，何氏改名震，至是復遇太炎，遂同編輯《民報》。章氏經術篤守古文，先生雖旁通，亦以古文爲主，故論議益相得。其爲人恂恂儒雅，然頗近名，聞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新說，皆馳驚焉。幼學每至夜分不輟，精氣疲茶，又不暇察邇言，夫人何震以他事憾章氏，與汪公權者交相讒構，始與章氏齟齬，後汪復假先生名告密兩江總督端方，端因招致之。黨人聞而大憤，指爲滿臣之鷹犬，先生乃於是年冬負氣歸國，竟入兩江之幕，爲端考訂金石，稱陶齋，名遂替。章氏聞其事，猶遺書規之云：「中以小釁，翦爲仇讎；豈君本懷，慮亦爲人註誤。……天矜其衷，公權隕命，君以權首，眾所屬目；進無搏擊彊禦之用，退乏山林獨善之地。彼帥外示寬宏，內懷猜賊，閑之游傲之門，致諸干捫之域。臧穀扈養，由之任使。賃舂執釁，莫非其人。猜防積中，菹醢在後。斯誠明哲君子所爲嗟悼者也。……蓋聞元朗、冲遠，皆嘗爲凶人牽引矣！先迷後復，無減令名。況以時當遯尾，經籍道息，儉德避難，則龍蛇所以存身；人能宏道，而球圖由之不隊。禍福之萌漸，廢興之樞機，可不察乎？」〔註3〕先生得書竟不報。章氏本有「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註4〕之語，於先生仍思全交，其間曾致書瑞安孫氏詒讓，請代調停，中有：「儀徵劉生，江淮之令，素治古文《春秋》，與麟同術，情好無間，獨古年少氣盛，熹受浸潤之譖。……先生於彼則父執也，幸被一函，勸其弗爭意氣，勉治經術，以啓後生，與麟戮力，支持殘局，度劉生必能如命。縷縷陳述，非爲一身毀譽之故，獨念先漢故言，不絕如綫，非有同好，誰與共濟？……」〔註5〕惜亦無結果。

〔註3〕見《遺書》冊一，頁29，所附章氏〈與劉光漢書〉。

〔註4〕同註3。

〔註5〕見《遺書》冊一，頁29，所附民元前四年五月三日章炳麟〈與孫仲容書〉。

民前一年，四川路潮事起，端方領兵入川，及革命軍興，川人殺端方，以先生嘗爲端幕僚，欲置之死，章氏聞訊，急電謝无量諸人云：「昔姚少師語成祖云：『城下之日，弗殺方孝孺，殺孝孺，讀書種子絕矣！』今者文化陵遲，宿學凋喪，一二通博之材，如劉光漢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若拘執黨見，思復前仇，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爲夷裔者，誰之責耶？」

〔註6〕幸新督蒲殿俊對先生頗致惺惺相惜之意，而章氏又有電爲之緩頰，遂免於難。因赴成都，講學於四川國學院；然江南不易知其蹤跡，章氏甚念先生，乃約蔡元培遍託上海各報寄聲覓之，並勸其東下。是時，川邊不靖，軍政府議出師，先生乃貽都督尹昌衡，民政長張修爵書，止其事。其與修爵書尤切直，略云：「邇聞議定遣師，出援川邊，愚竊以爲過康定以西，古號蕃落，大小欣貢，有恭順之素。今茲至計，要在安集，開示信諾，通接商賈，俾知順附和同之利，用就有征無戰之業。今之議者，弗務文德，欲以草昧經綸之始，上規季末開邊之跡，無資懷遠，適益病蜀。蜀地沃野，材榦所生，忘戰日久，復修征伐，三軍縣遠，飢疲太半，卒臨鋒刃，必見敗衄。又所賦發，日竭千金，力役失時，舍委穡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凋殘之損，襁負流散，庶品不安，聽聞歌謠，輒爲辛楚，下竭則潰，弗可不察也。」〔註7〕

民國二年，先生由四川至上海，轉赴山西太原講學。次年至北京，用都督閻錫山薦，袁世凱先後畀予總統府諮議、教育部編審及參事上行走等職。四年，袁氏方以兵力暫壹海內，漸謀改制，楊度等創籌安會議，假民意勸進，以先生善屬文，引之入會，作〈君政復古論〉，辭采淵懿，時人比諸〈劇秦美新〉。袁氏爲酬其勞，復委以參政院參政及上大夫等職。五年，又與康寶忠重組《中國學報》，以君政復古相標榜。迨洪憲失敗，袁世凱死，先生亦列名於帝制餘孽通緝之內，因避匿天津租界，後幸得內閣總理李經羲之寬宥，始脫其罪名。是時，章氏又爲之簡介國立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其致蔡元培薦書中，有曰：「劉生儒林之秀，使之講學而不論政，亦足以敷明國故，牖迪我多士，未可以一眚廢也。」〔註8〕以章氏之高視羣倫，獨於先生拳拳加厚，倦眷不忘，顯非敬其人，尊其品；乃是愛其才，重其學。此固足見章氏求師取友尊經衛道之偉大精神，而於先生棄嫌修好，與人爲善，其雅量宏襟，高風厚

〔註6〕見朱通孺〈五十日見聞錄〉及高拜石先生《古春風樓瑣記》冊一，頁288所引。

〔註7〕見《汪旭初先生遺集》，頁386，〈劉師培傳〉所引。

〔註8〕見錢基博氏《現代中國文學史》，頁112～113所引。

誼，尤非常人所能幾及。

先生長身竦立，頗見癯瘠，書法枯槁，亦如其人。既得以所學授諸生，惟病療已深，慮終不久，一日謂其友蘄春黃君侃曰：「僕自謂經學遠絕，惜無傳者！」侃曰：「聽講者數百人，胡爲無傳也？」先生笑曰：「必得如足下者乃可。」侃曰：「審若是，請北面爲弟子矣。」遽下拜，先生泰然受之。〔註9〕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陰曆九月二十八日）卒，年三十六，無子。蔡元培氏爲經紀其喪，歸葬於祖塋之原。夫人何震，所受刺激尤深。據先生之叔富曾所撰墓志銘曰：「艱難中，間關相從，武昌戎馬，保全先著稿本，蠶叢崎嶇，尋夫蜀道。今者嫠室哀吟，苦空徹悟，爰訪名山，將爲比丘尼終焉。」〔註10〕則何氏之於先生，亦可謂不負矣。

先生遺著，經弟子陳鐘凡、劉文典諸君搜輯，其友錢玄同加以董理，於民國二十三年，由南桂馨聘鄭裕孚校印，越二年，書成。凡論羣經及小學者二十二種，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種，羣書校釋二十四種，詩文集四種，讀書記五種，學校教本六種。除詩文集外，餘皆民元前九年以後十七年中所作。

茲綜覽蔡元培、汪東及張舜徽諸氏之言，論曰：先生席三世傳經之業，又秉絕人之資，泛覽百家，兼綜條貫。平生以張大揚州之學爲己任，〔註11〕而取徑所由，大抵遵其鄉先輩故轍以恢宏之。不特斟酌羣書，演高郵王氏之法；沈思翰藻，宗儀徵阮氏之說而已。觀其就字音以求字義，則黃承吉之嗣音也；表章周秦諸子，則汪中之遺教也。至於持類統雜，推見古書大例，尤焦循之所長，而先生又推其法以理董羣籍，故其著述，條理分明，秩然不混，斯皆上紹揚州諸儒矩矱，以成其博綜通貫之學，固集揚州學派之大成矣。〔註12〕弱齡著書，年不中壽，故其說前後牴牾者亦時有，〔註13〕要未足爲病也。向使先生委身學

〔註9〕見《汪旭初先生遺集》，頁387，〈劉師培傳〉。

〔註10〕見《遺書》冊一，頁21所錄。

〔註11〕按張舜徽氏《清人文集別錄》，頁516云：「壽曾嘗溯其家學所自，實淵源於江（永）、戴（震），謂戴氏弟子，以揚州爲盛。阮元得師說於王念孫、任大椿，爲江氏之再傳。其大父淇，嘗從阮氏問故，爲江氏之三傳。其父毓崧，紹述家學，爲江氏之四傳（詳《傳雅堂文集》卷一〈滙宦夜集記〉）。余則以爲徵學必待揚州諸儒而後能大。由專精以趨于通核，廓然有以見學術之公，斯又王、汪、焦、阮諸家不同於江、戴之趣也。儀徵劉氏雖晚起，而能守其鄉先正遺風，故亦取徑廣而畜德多，觀其祖孫父子，持論名通，而不泥於一曲，夫豈偶然。」

〔註12〕見張舜徽氏《清人文集別錄》，頁677所述。

〔註13〕語見《汪旭初先生遺集》，頁387，〈劉師培傳〉。按申叔先生之論政也，則早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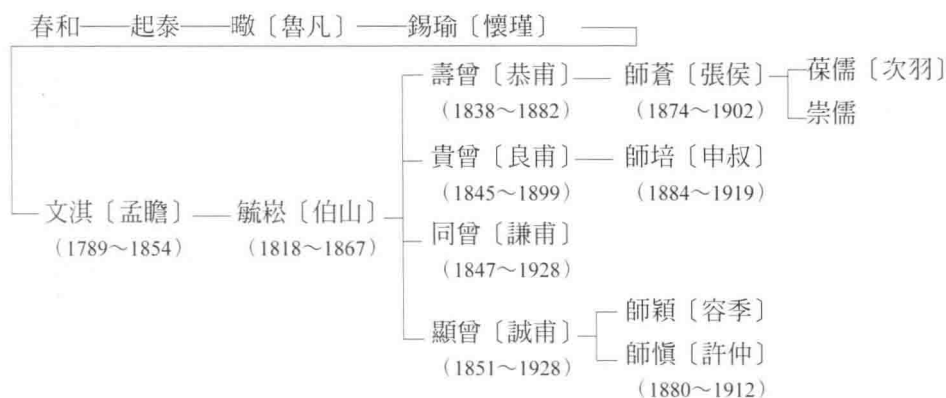
術，不爲外緣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述，則遺惠於後世者，寧可限量哉！

〔註14〕

劉申叔先生年譜

先生名師培，又名光漢，字申叔，別號左龠。世自溧水遷揚州，遂爲儀徵人。

先生八世祖春和，國學生，始由溧水遷揚州。七世祖起泰，國學生。六世祖瞰，以占籍儀徵，補縣學生員。高祖錫瑜，國學生，業醫。曾祖文淇，嘉慶二十四年優貢生，候選訓導，著有《左傳舊疏考正》二卷、《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一卷及《青溪舊屋文集》十卷。祖毓崧，道光二十年優貢生，薦舉八旗官學教習，自少從父客遊四方，居曾國藩、國荃幕中最久，晚主金陵書局，校勘《王船山遺書》，用力尤勤，著有《通義堂文集》十六卷。伯父壽曾，同治三年及光緒二年副榜貢生，同知銜候選知縣，後入金陵書局，凡所刊善本，多出其手校，著有《傳雅堂文集》四卷，附《傳雅堂詩》一卷。父貴曾，光緒二年及十五年恩科副榜舉人，敕授文林郎，亦以經術發名東南。自文淇以還，祖孫三代咸治《左氏》，世所稱儀徵劉氏者也。茲列世系表如下：



革新，晚主復古；其言文字也，則早主減省漢字點畫，增造新體，晚主墨守許氏《說文》，不得違舛。前後判若兩人，悉前是而後非，學者宜分別觀之也。

〔註14〕見《遺書》冊一，頁23，所附蔡元培撰〈劉君申叔事略〉。